

卷一

百十八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

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積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貧，固多然。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

也。故曰：蓬牖茅椽，瓦竈未曾足，妨我襟懷；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破。一時之聞醒我，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卻是一卷內容分類索書號編號。破一詩之聞醒我。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此書能將時將夢...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清曹霽撰... 高鶚續... 評煙粉... 大某山民... 蛟川大某山民... 東洞庭護花主人...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此開卷第一回也... 此石頭記一書也... 碌一事無成忽念及... 上我堂堂鬚眉... 此日欲將已往... 負師友規訓之德... 之貧固多然... 也故曰蓬牖茅椽... 破一時之聞醒我... 目不亦宜乎... 醒閱者之意... 看官你道此書...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忽敘妙玉一層引起惜春絞髮。

大某山民評曰

綽態修容者。重玉不重人。癩頭癩足者。重人不重玉。頑石業已點頭。則是處非處。皆如實如虛。

賈氏本族。玉字輩若琮。瑋。珩。玳。瓊。璘。等。草字輩若藍。茵。之。近派。菖。菱。等。之遠派。無不可託。何獨託此二人。真巧姐之不幸也。

喜鸞四姐。均為月彩霜姿。蘭言花笑之儔。因非在園中。遂與十二金釵無涉。草草完場。由是而推九州四海閒。遺珠奚可勝數。

寶玉與鳳姐。黛玉關涉。竟為芸兒說破。意者。曾寄膝下。故能視於無形歟。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十七終

記
羨
男
兒
狀
電
弱



警語要
人諫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峻川大某山民加評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癡人

即道

話說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寔在攔不住。只是嗒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了事體。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卻有一句話要說。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纔鬧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他若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願意跟的。另打主意。惜春聽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執尤氏聽王夫人說了。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願意。正在想人。襲人立在寶玉身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防著他的舊病。豈知寶玉嘆道。眞眞難得襲人心裏更自傷悲。寶釵雖不言語。遇事試探。見是執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淚。王夫人纔要叫了眾丫頭來問。忽見紫鵲走

彩屏等

紫鵲早打定主意了

婿娘恩重如山婢子
心堅如鐵因今思昔
我佛慈悲能無下淚

結了紫鵲

佛心慈悲仍然下淚

此笑不測想其一哭
之下急勒回繩

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剛纔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著怎麼樣。王夫人道：這個如何強派得人的。誰願意他自然就說出來。紫鵲道：姑娘要修行自然。姑娘願意。並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我有句話回太太。我也並不是拆開。姐姐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場。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們知道的。寔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死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是他不是這裏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著姑娘服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們准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邢王二夫人尚未答言。只見寶玉聽到那裏。想起黛玉一陣心酸。眼淚早下來了。眾人纔要問他時。他又哈哈的大笑。走上來道：我不該說的。這紫鵲蒙太太派給我屋裏。我纔敢說求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王夫人道：你頭裏姊妹出了嫁。還哭得死去活來。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勸。倒說好事。你如今到底是怎麼個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寶玉道：四妹妹修行是已經准的了。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若是真的。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若是不定的。我就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哥話說也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我也是像紫鵲的話。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還有一個死呢。那怕什麼。二哥哥既有話。只管說。寶玉道：我這也不算什麼洩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聽罷。眾人道：人家苦得很的時候。你倒來做詩。嘔人。寶玉道：不是做詩。我到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你們聽聽罷。眾人道：使得。你就念念。別順著嘴兒。胡謔。寶玉也不分辯。便說道：

鶻的話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還有一個死呢。那怕什麼。二哥哥既有話。只管說。寶玉道：我這也不算什麼洩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聽罷。眾人道：人家苦得很的時候。你倒來做詩。嘔人。寶玉道：不是做詩。我到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你們聽聽罷。眾人道：使得。你就念念。別順著嘴兒。胡謔。寶玉也不分辯。便說道：

即以夢中詩冊歸結

王夫人眼巴巴看兒
女。如此等結局。益
見。買母是享全福人

此李執排解之說也
其心固已了了

勸破三春景不長。緇衣頓改昔年粧。可憐繡戶侯門女。獨臥青燈古佛傍。李執寶釵聽了。詫異道：不好了。這人入了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點頭嘆息。便問寶玉：你到底那是那裏看來的。寶玉不便說出來。回道：太太也不必問我。自有見的地方。王夫人回過味來。細細一想。便更哭起來。道：你說前兒是頑話。怎麼忽然有這首詩罷了。我知道了。你們叫我怎麼樣呢。我也沒有法兒了。也只得由著你們去罷。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寶釵一面勸著。這個心比刀絞。更甚也。掌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襲人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幸虧秋紋扶著寶玉。也不啼哭。也不相勸。只不言語。賈蘭賈環聽到那裏。各自走開。李執竭力的解說。總是寶兄弟見四妹妹修行。他想來是痛極了。不顧前後的瘋話。這也作不得。

要人也要修行真偽
莫知總知清福非人
八可享甘露道場無
汝止泊處
一花一語明明有證
據也

總結彩屏紫鵲二人
以上結買芸等持家
選入惜春紫鵲修行
事爲一段文字
以下接買政向賴家
借銀及買環等謀賈
巧姐二事爲一段

不是不得已政老何
肯作此舉動

難道手是短的前際始
知上回伏筆之妙

令人浩歎

書中究未敘明賴家
後來事至今恨恨

小人之與小人其作
事大抵如此

吾聞之王公之子有
降爲卑賤者矣巧姐
之爲人妾遊此例也
可勝浩歎

準的獨有紫鵲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來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橫豎一個人
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過來的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鵲聽了叩頭
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鵲又給寶玉寶釵叩了頭寶玉念聲阿彌陀佛難得難得
不料你倒先好了寶釵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只有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
便痛哭不止便說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寶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
能享這個清福的襲人哭道這麼說我是要死的了寶玉聽到那裏倒覺傷心只
是說不出來因時已五更寶玉請王夫人安歇李紈等各各自散去彩屏等暫且服
侍惜春回去後來許配了人家紫鵲終身服侍毫不改初此是後話且言賈政扶
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因遇著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在道
寔在心焦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想來探春一定回
家略略解些煩心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心裏又煩躁想到盤費算來不敷不
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叫人沿途迎上來急需應用那人
去了數日賈政的船纔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稟啓呈
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備上白銀五十兩賈政看了生氣即命家人立刻送還將

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書
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得不周倒又添了一百央來人帶回幫著說些好話豈知
那人不肯帶回撥下就走了賴尚榮心下不安立刻修書到家回明他父親叫他
設法告假贖出身來於是賴家託了賈薈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薈
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
賴尚榮任上叫他告病辭官王夫人並不知道那賈芸聽見賈薈的假話心裏便
沒想頭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無所抵償便和賈環相商賈環本是一個錢
沒有的雖說趙姨娘積蓄些微早被他弄光了那能照應人家便想起鳳姐待他
刻薄要趁賈薈不在家要擺佈巧姐出氣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上去故意的埋怨
賈芸道你們年紀比我大放著弄銀錢的事又不敢辦倒和我沒錢的人相商賈
芸道二叔你這話說的倒好笑嗒們一塊兒頑一塊兒鬧那裏有銀錢的事賈環
道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說給
他呢賈芸道叔叔我說句叫你生氣的話外藩化了錢買人還想能和嗒們走動
麼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賈芸雖然點頭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也不當

天下皆此等親舅
清白女兒無嫌類矣
網羅四布吾爲巧姐
寒心

不是不信其事不信
其所說之人也

小人注意在此一切
名義都不願矣
如果成就此事賈府
世代功勳一筆掃盡
矣顏面何在

那夫人不堪一至於
此賈門之不幸也

此一事也辱沒祖宗
公婆丈夫

是相妾法子不是相
對頭親法子平兒眼
中恐不不過

好平兒真不負鳳姐
厚望

寫得急促之至而用
筆卻能開細

小人之心未有不反
以君子爲小人者

剛愎自用一至於此
其有甚夫者必有其

事恰好王仁走來說道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麼瞞著我麼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王仁拍手道這倒是一種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辦我是親舅舅做得主的只要環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麼一說我找那大舅再一說太太們問起來你們齊打夥說好就是了賈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找那大舅賈芸便去回那王二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聽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那夫人聽得那大舅知道心裏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那大舅來問他那那大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又可分肥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若說這位郡王極是有體面的若應了這門親事雖說是不是正配保管一過了門姊夫的官早復了這裏的聲勢又好了那夫人本是沒主意人被傻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請了王仁來一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那夫人倒叫人出去追著賈芸去說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要打發人來相看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原是瞞著合宅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舅的保山是不怕的那相親的人應了賈芸便送信與邢夫人並回了王夫人那李紈寶釵等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喜歡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都是豔

粧麗服那夫人接了進去敘了些閒話那來人本知是個誥命也不敢待慢那夫人因事未定也沒有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瞧叫他去見那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那管這些便跟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也跟著來只見有兩個宮人打扮的見了巧姐便渾身上下看更又起身來拉著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並沒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先看見來頭卻也猜著八九必是相親的但是二爺不在家大太太作主到底不知是那府裏的若說是對頭親不該這樣相看瞧那幾個人的來頭不像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頭路數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且打聽明白再說平兒心下留神打聽那些了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平兒一問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平兒便嚇得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趕著去告訴了李紈寶釵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道這事不好便和邢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再理兒不在家這件事果好原是做得主的這件是親舅爺爺和他親舅舅打聽的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橫豎是願意的倘有什麼不好我和理兒也抱怨不著別人王夫人聽

寶玉近來真有未卜先知之妙册子其足據也

又將烟烟寶琴湘雲三人事從王夫人人口中一結而寶琴已嫁湘雲已寡至此纔點明

賈璉出門時跪託此時平兒跪求二人尙有見識

以上諸寶珍商額家信銀及謀寶巧姐二事一段文字以下從賈政寄信選入寶釵慶人勸諫寶玉用功效爲兒私語

攝李綺事李綺與寶玉見疎愛與甄寶玉成親凡的不可喜娘龐兒也望人消受假者焉能

了這些話。心下暗暗生氣。勉強說些閒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寶釵。自己落淚。寶玉勸道。太太別煩惱。這件事我看來是不成的。這又是巧姐兒命裏所招。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連二哥可不抱怨我麼。別說自己的姪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也是要麼。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很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頭裏原好。如今姑爺癆病死了。你史妹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可不是我的心壞。正說著。平兒過來。聽寶釵竝探聽那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那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全仗著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便是連二爺回來。怎麼說呢。王夫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來聽我說。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孫女兒。他要作主。我能攔他麼。寶玉勸道。無妨礙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平兒生怕寶玉瘋癲鬧出來。也竝不言語。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這裏王夫人想到煩惱。一陣心痛。叫了頭扶著。勉強回到自己房中。踢下不叫寶玉寶釵過來。說睡睡就好的。自己卻也煩

悶。聽見說李嬌娘來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回道。今早爺爺那裏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小子們傳進來的。我母親接了。正要過來。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呈給太太。瞧回來。我母親親自過來。回太太。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說著。一面把書子呈上。王夫人一面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來作什麼。賈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聽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什麼信兒來了。王夫人聽了。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後來放定下茶。想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所以李嬌娘來商量這件事情。便點點頭兒。一面拆開書信。見上面寫著道。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凱旋船隻。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隨翁婿來。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連姪兒稟。知大老爺身體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寶玉蘭哥場期已近。務須寔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靈柩抵家。尙需日時。我身體平善。不必望念。此諭寶玉等知道。月日手書。蓉兒另稟。王夫人看了。仍舊遞給賈蘭。說你拏去給你二叔叔瞧瞧。還交給你母親罷。正說著。李綺同李嬌娘過來。請安問好。畢。王夫人讓了坐。李嬌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綺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了一會子。李綺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子。太太看過

提探春事

引後一節文字

借李媼口中證明仁人可下場之故是文草周密密處接例爲入場計胸中尚有物非同頂帽榮身者令人莫不可避

寶釵已窺透繭分

真有離乎其爲婦者

寶玉一心向著那邊遂將寶釵之說亦拉過那邊去

竟是在悟到地步然於赤子二字能錯解否看下文寶釵之對便知

是援據孟子昌黎闢異端諸說立論殺有道理

原不好說不是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已有定分之言

了麼。王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拏著給他母親瞧。李紈看了道。三姑娘出門。好幾年。總沒有來。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見探了頭要回來了。心裏略好些。只是不知幾時纔到。李嬪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李紈因向賈蘭道。哥兒瞧見了場期近了。你爺爺惦記得什麼。是的。你快拏了去。給二叔叔瞧去罷。李嬪娘道。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怎麼能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爺做糧道的。起身時。給他們爺兒兩個。捐了例監了。李嬪娘點頭。賈蘭一面拏著書子出來。來找寶玉。卻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拏著秋水一篇在那裏細玩。寶釵從裏閒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過來一看。見是這個心裏著。寔煩悶。細想。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羣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妥。看他這種光景。料勸不過來。便坐在寶玉傍邊。怔怔的坐著。寶玉見他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爲什麼。寶釵道。我想你。我既爲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卻不在情慾之私。論起榮華富貴。原不過是過眼烟雲。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柢爲重。寶玉也沒聽完。把那書本擱在傍邊。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人品根柢。又是什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

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癡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麼能跳出這般塵網。如今纔曉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不曾提醒一個。既要講到人品根柢。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寶釵道。你既說赤子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爲赤子之心。竝不是遁世離羣。無關無係。爲赤子之心。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爲心。所謂赤子之心。原不過是不忍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忍于拋棄天倫。還成什麼道理。寶玉點頭笑道。堯舜不强。巢許武周不强。夷齊寶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爲什麼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爲聖賢呢。況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許多難處之事。所以纔有託而逃。當此聖世。嗒們世受國恩。祖父錦衣玉食。況你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珍寶。你方纔所說。自己想一想。是與不是。寶玉聽了。也不答言。只有仰頭微笑。寶釵因又勸道。你既理屈詞窮。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寶玉點了點頭。嘆了口氣。說道。一第呢。其寔也不是什麼難事。倒是你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卻還不離其宗。寶釵未及答言。襲人過來說道。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賢。

來的和尚只怕就是神仙苦你自己不識

好孩子爭得賈氏氣者只此一人

一個語字把文章科名俱看得一屁不值彼以文章科名者幸非自以為文章好料名榮

或者云者未定而望之之辭也
不必著忙到那裏自然便見

從今纔曉得四書是難講的

法祖西來不立文字如是如是

次句透徹

先賢我們也不懂。我只想著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苦跟著二爺。不知賠了
多少小心。論起理來原該當的。但只二爺也該體諒體諒。況且二奶奶替二爺在
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為事。也不可太孤負了人心。
至于神仙那一層。更是誑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那裏來的這麼個
和尚。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真二爺是讀書的人。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
重麼。寶玉聽了。低頭不語。襲人還要說時。只聽外面腳步走響。隔著窗戶問道。
叔在屋裏呢。麼。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便站起來。笑道。你進來罷。寶釵也站起
來。賈蘭進來。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問了襲人的好。襲人也問了好。便
把書子呈給寶玉。瞧寶玉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三姑姑回來了。賈蘭道。爺爺既
如此寫。自然是回來的了。寶玉點頭不語。默默如有所思。賈蘭便問叔叔看見爺
爺後頭寫的叫。嗒們好生念書了。叔叔這一程子。只怕總沒作文章罷。寶玉笑道。
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好。去。誑。這。個。功。名。賈。蘭。道。叔。叔。既。這。樣。就。擬。幾。個。題。目。
我。跟。著。叔。叔。作。作。也。好。進。去。混。場。別。到。臨。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不。但。笑。話。我
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寶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說著寶釵命賈蘭坐下。寶玉仍

坐在原處。賈蘭側身坐了。兩個談了一回文。不覺喜動顏色。寶釵見他爺兒兩個
談得高興。便仍進屋裏去了。心中細想寶玉此時光景。或者醒悟過來了。只是剛
纔說話。他把那從此而止四字單單的許可。這又不知是什麼意思了。寶釵尙自
猶豫。惟有襲人看他愛講文章。提到下場。更又欣然心裏想道。阿彌陀佛。好容易
講四書。是的。纔講過來了。這裏寶玉和賈蘭說文。鶯兒捧過茶來。賈蘭站起來接
了。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並請甄寶玉在一處的話。寶玉也甚似願意。一時
賈蘭回去。便將書子畱給寶玉了。那寶玉拏著書子。笑嘻嘻走進來。遞給麝月收
了。便出來將那本莊子收了。把幾部向來最得意的。如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
之類。叫出麝月。秋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寶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為罕異。因
欲試探他。便笑問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搬開呢。寶玉道。如今纔明白過
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為干淨。寶釵聽了。更欣喜異常。
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
不須語言文字。
內典語中無佛性。
金丹法外有仙丹。
寶釵也沒很聽真。只聽得無佛性有仙丹。幾個字。心中轉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

擱起已久不能不找

自有寶釵此言而天下之求科名者不到臨場之時不肯抱佛脚矣

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恐天下無此等事若再和女孩兒們打交道則不做和尚矣

聽入於此等處偏格外留心我真不解

姑媽的主意定然是不錯的

不必遠慮大家打破

只派鴛鴦服侍將謂選於喬木者竟至入於幽谷

莫要讓姑媽又說是孤類子

二爺有造化未知二奶奶有造化否

只問得二個字把鴛鴦兒一生積願都激到臉上來

景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自己卻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寶釵這纔放了心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悄悄的笑著向寶釵道到底奶奶說話透澈只一路講究就把二爺勸明白了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寶釵點頭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遲早但願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說到這裏見房裏無人便悄悄說道這一番悔悟回來固然很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也是不好襲人道奶奶說的也是二爺自從信了和尚纔把這些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真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紫鵲去了如今祇他們四個這裏頭就是五兒有些兒狐媚子聽說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兒呢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裏呢麝月秋紋雖沒別的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如今算來祇有鴛兒二爺倒不大理會況且鴛兒也穩重我想倒茶弄水只叫鴛兒帶著小了頭們服侍就敷了不知奶奶心裏怎麼樣寶釵道我也慮的是這些你說的倒也罷了從此便派鴛兒帶

著小了頭服侍那寶玉卻也不出房門天天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那一種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到了八月初二這一日正是賈母的冥壽寶玉早晨過來叩了頭便回去仍到靜室中去了飯後寶釵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著邢王二夫人在前面屋裏說閒話見寶玉自在靜室冥心危坐忽見鴛兒端了一盤瓜菓進來說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這是老太太的冥供寶玉站起來答應了復又坐下便道擱在那裏罷鴛兒一面放下瓜菓一面悄悄向寶玉道太太那裏誇二爺呢寶玉微笑鴛兒又道太太說了二爺這一用功明兒進場中了出來明年再中了進士作了官老爺太太可不枉了盼二爺了寶玉也只點頭微笑鴛兒忽然想起那年給寶玉打絡子時候寶玉說的話來便道真要二爺中了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園子裏不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我們姑奶奶後來帶著我不知到那一個有造化的的人家兒去呢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罷咧寶玉聽到這裏又覺塵心一動連忙斂神定息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來我是有造化的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呢鴛兒把臉上紅了勉強道我們不過當了頭一輩子罷咧有什麼造化呢寶

玉笑道。果然能。穀一輩子。是了頭。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鶯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話了。恐怕自己招出寶玉的病根來。打算著要走。只見寶玉笑著說道。傻了頭。我告訴你罷。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王夫人即不問彩屏等。願跟惜春與否。紫鵲亦必跪求。但徑行敘入。不但文情率直。且不顯王夫人之周到處。因此一問。引出紫鵲極有步驟。

襲人也願跟惜春出家。亦是反跌後文。

寶玉此時雖已明白因緣。但聽見紫鵲提起黛玉。一陣心酸。看見襲人痛哭也覺傷心。尚有塵心未淨。

插敘賈政向賴尚榮借銀一段。寫盡奴僕負恩樣子。

串賣巧姐。是賈環起意。王仁聽從。設法當以賈環爲首。王仁爲從。賈芸邢大舅又減一等。

邢夫人勢利薰心。毫無主見。寔在不堪。寫得如見其人。文人之筆。令人可畏。平兒看出相看巧姐之人。不像是對頭親。也不像是藩王府裏人。靈慧可愛。

借王夫人說話中。補明寶琴已嫁湘雲已寡。簡淨得法。

于賈蘭口中。帶敘甄家有信。要娶李綺。趁勢敘入。賈政有信。探春回京。是陪襯賓主法。

就賈政信中。叮囑寶玉。賈蘭場期已近。實心用功。下文寶釵規勸。寶玉應考。俱有根由。

寶釵說博得一第。從此而止。是要寶玉易于入正。俟得第之後。徐徐再勸。不想只此四字。爲寶玉心許。其中便走之念。此時已決。

寶釵派鶯兒服侍。原是怕寶玉舊性又發。豈料轉致寶玉險些塵心復動。可見斬斷凡心。殊非易事。

鶯兒自園中打絡後。未免有心。始終與寶玉並未交言。借此送瓜菓時。補此一段文字。以了前因。

大某山民評曰

賴尚榮上任。晏衍三日。所費若干。其媽請酒時。二三萬銀子。不在意中。夫何家主勢敗。借銀五百。祇十之一。更陳許多苦緒。雪中送炭。自古爲難。況奴才

乎。噫嘻。奴才奴也有財。奴也有才。賣巧姐一節。似出情理之外。蓋作者深惡熙鳳為人。謂宜得此孽報。又見世間不少王仁賈芸一流人。特地捏出幾個豺狼。令人髮指。邢德全為賈璉母舅。王仁係巧姐母舅。有此兩母舅。為甥者何處生活。襲人又要編派人為狐媚子。又要譏彈別個。真是好再醮貨。紫鵲鶯兒各侍其主。頡頏上下。無分優劣。惟鶯處逆境。易於見長。鶯處順境。未由著績。猶夏臣忠臣。遭際使然耳。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十八終

中魁玉塵
鄉寶却緣

